

尘海苍茫

赵天龙 著



四季出版社

尘海苍茫

赵天龙 著

四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数据

尘海苍茫/赵天龙 著. - 香港 : 四季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988-8415-29-8

I. ①尘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小说集集—文学作品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6

尘海苍茫

作 者 赵天龙

责任编辑 刘 钢

出版发行 四季出版社

地 址 香港九龙南昌街宝昌大楼3字楼

电 话 00852-66748311

印 刷 四季出版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7.5

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自序

我年轻的时候做过许多关于文学的梦，这些梦后来在现实面前都一一破碎和消逝了。残破的文学楼头只留下一抹夕阳，满地残花。黄昏深霄，偶尔还可看到和听到一阵归雁，几声断鸦；半规残月，数声清钟。确实的，即便是梦也不是随时随意都可以做的。

后来网络的出现重新唤醒了我深酣的文学梦，我试着在一些文学网站写点文字。一开首就不可收手，什么小说啦，诗歌啦，散文啦，仿佛煞有介事，歇斯底里地撒出去，以慰藉长期对于文学的期望和饥渴。

人往往有一种不大好的“敝帚自珍”的特性，凡是自己的东西，明知并不一定好，也不肯舍弃，总要设法保存，希图流传。

因此我搜罗了这几年写的一部分小说，并予以结集，感谢“江山文学”大力帮助给予出版。

这些所谓文章，只是记录了过去的岁月里存在过的一些人和发生过的一些事，抒发自己对这些人和事的感慨。因此离文学所要求的艺术和文采是很远的。我只是对逝去的，永不复回的岁月作一个小小的回顾和吊唁。

——2013年6月

2013年9月12日



阿塌烂脚.....	- 1 -
阿泰拐子.....	- 9 -
癡佬.....	- 14 -
豆角青青.....	- 21 -
翻车.....	- 35 -
公平.....	- 39 -
害群之马.....	- 47 -
花痴.....	- 52 -
极乐花苑.....	- 59 -
紧闭的窗前你莫等候.....	- 64 -
苦涩的红樱桃.....	- 70 -
老李和小王.....	- 74 -

良缘.....	- 78 -
落日长烟.....	- 93 -
蒙古大夫.....	- 105 -
莫邪镇的黄昏.....	- 109 -
钱家村民间传说.....	- 113 -
钱家村杂记.....	- 124 -
钱家村二三事.....	- 154 -
三矶石畔的梦.....	- 159 -
深山神兽.....	- 169 -
深山血腥.....	- 172 -
市风巡查员.....	- 177 -
司法公正.....	- 181 -
桃花依旧笑春风.....	- 192 -
我们的组长.....	- 199 -
夏天的故事.....	- 203 -
小区静悄悄.....	- 208 -
小区犬吠.....	- 214 -
夜斗豺狼.....	- 220 -
在公园里.....	- 225 -



阿塌烂脚

“阿塌烂脚”是赵家镇某村的公民，“阿塌”当然是个小名，大名叫什么，已经无从查考。因为几十年前他已功德圆满，驾鹤西去。他光棍一个，没有子孙，房族也没有给他上家谱。即使是乡邻们，也根本不知阿塌烂脚还有什么另外大名。找到他们村子当年曾管户籍的会计，他也茫然，因为过去所有需要姓名的资料上，都只有“阿塌”，而无其他名姓。至于“烂脚”，显然只是他的外号，因为他小时曾长时间双脚生疮溃烂，这个外号就应劫而生了。

阿塌烂脚自幼父母双亡，只有一个姐姐嫁在外村。姐夫和姐姐都不大要看他，因为他好吃懒做，抽烟喝酒赌博样样俱会。姐姐因为有他这样一个不成器的娘家兄弟，在公婆面前常觉得抬不起头来，因此非常怨恨他。

有一年正月，阿塌忽然到姐姐家拜年了。他在邻居家借了一件半新的中山装和一顶工人帽，穿戴起来倒也人模人样。他用两张大草纸包了两只破棉鞋，拎在手中，作为拜年的礼物。

一进姐姐的家门，他就把两个草纸包郑重其事地放到灶王菩萨座前的灶梁上，然后坐下来喝茶。姐姐见这次兄弟穿著整齐，而且懂礼节了，居然知道来给自己拜年，还携带了拜年礼，很为自己长脸，心中非常高兴，

连忙动手温酒、烧点心。

虽然是困苦的年代，但春节么，总有些较好的食品。姐姐的点心除了一大壶自酿的米酒外，还有一大盘冬笋肉丝炒年糕，还有冻猪肉，鸡鸭鱼，八宝菜等等一些农村常见的应景菜，这在当时已经算是比较丰盛了。姐姐家阿塌当然不会客气，自己斟出酒来一口就喝了半碗，然后鸡鸭鱼肉，饿狼用餐，大快朵颐。

阿塌的姐姐有一个四五岁的儿子，他早就盯上了舅舅带来的“包头”，凭经验他知道里面肯定是好吃的糖果类的东西，因此向妈妈吵着要吃东西。

被小孩子吵不过，阿塌的姐姐决定给小孩拿一点。她知道自己的兄弟贫穷，不可能有桂圆、荔枝这样比较高档的礼品，多半是化几角钱买的“油枣”，“桂花球”之类的低档东西。当然这也不错，既节约，又可以哄小孩。但她没有想到的是草纸包里不但不是什么美味的糕点，而是两只臭哄哄的烂棉鞋。。她顿时怒不可遏，口中骂道：“是猫勿变狗的东西！”抓着草纸包向阿塌冲过来。

阿塌的点心桌在门口，当姐姐去拿纸包的时候，他感到有些不妙，并且留心姐姐的动态了。当姐姐向他冲来，他急忙把碗中的酒一口喝干，又向口中塞了一大块冻猪肉，拔脚夺门而出。姐姐摔过来的棉鞋虽然打在了他的背上，但棉鞋终究绵软，不是击打的利器，他不但没有受伤，而且成功地逃之夭夭了。

阿塌烂脚在乡邻的眼中虽然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但生而逢辰，在村子中也曾威风过好几年，就连气焰熏天的支部书记阿金也忌惮他三分。

阿金书记是村子里说一不二的山大王式的人物，他掌控着村子里的所有权力，很有些唯我独尊，也有些蛮不讲理，因此村子里的人除了一伙亲信狗腿子外，无不痛恨他，但也无不惧怕他。



阿塌本来也怕他，但机缘凑巧，阿金书记有一件事被阿塌抓住了小辫子，不得不有所顾忌，因此几乎是平起平坐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这是一件什么事呢？

村子中有一个叫阿娟的妇女，三十余岁年纪，年华已趋徐娘，风韵不减少妇，风骚尤其撩人。她因长年寂寞，不大习惯遵守妇道，未免招蜂惹蝶，以致床帷如市，面首如云。

阿金书记和阿塌烂脚都是阿娟的床帷之宾。阿娟虽系“女流之辈”而且“水性杨花”，但她心中也有自己的爱憎标准。阿金书记又老又丑，又恶又霸，而且生性吝啬，她是不得已才同意他上床的。而阿塌虽然是个小流氓，小混混，但毕竟年轻精神，生气勃勃，赠礼上又比较大方，她是真心喜欢的。于是在讲枕边悄悄话时，她把阿金书记威逼霸占她的经过告诉了阿塌。

阿塌无依无靠，无权无勇，当然无法为阿娟雪耻涤辱，伸张正义。然而他听知这一消息后心中却有些沾沾自喜，原来道貌岸然，不可一世的阿金书记也暗恋着阿娟，而且竟然是自己同一床帷的战友。

不久阿塌和阿娟的恋情被人发觉了，好事之徒还把他俩捉奸在床。一时间村里沸沸扬扬都谈这件事。消息传到阿金书记耳中，他心中也顿时有些勃然大怒，这个无聊的阿塌烂脚竟然欺侮到自己头上来了，竟然动了自己的女人，这还将了得？

于是他马上召开群众大会，以流氓和坏分子的名义对阿塌进行批判斗争。

阿塌被揪到台上，在前台垂头垂手站着，接受批斗。阿金书记亲自宣读批判书予以揭发。当读到“资产阶级思想严重，乱搞男女关系，思想道德败坏，实属腐化堕落。”时，阿塌向后边侧过头，对阿金书记说道：

“你自己啦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自己难道不是这样？还要说我。”

声音虽然不大，但阿金书记已经听到，他闻言一惊，连忙匆匆地读完批判词，中止揭发，草草地结束了批斗会。

说也奇怪，从此之后，阿金书记对阿塌和气了许多，见面总要客气地与他打招呼，不久之后还任命他为民兵一小队的队长。

这个民兵一小队是阿金书记的御前侍卫，是他的保镖卫队。他因为平常行事专横跋扈，且作恶多端，因此非常害怕人家报复，所以就建立了这么一支以阿塌为首的卫队。有什么事出去，就有几个阿塌之类的人前导后卫，左呼右拥，倒也很有些威风。

当然，阿金书记毕竟只是一个村子的支部书记，没有多少外事活动，因此也没有必要有一支专业的安保队伍，所以不久后阿塌的小分队委以了更重大的政治任务，主要精力用于了对敌斗争。

当时的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，在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对敌斗争，阶级敌人主要是“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，”分子，后来文革中则多了一个“走资派”。为了大长无产阶级的志气，大灭资产阶级的威风，对这些阶级敌人必须经常批判斗争。

对此，阿金书记是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。每次开群众大会，就把早已定案的那些地主分子，富农分子，反革命分子等等揪上台，批斗一番，杀鸡以儆猴，省得村子中另外一些不满分子蠢蠢欲动。

批斗阶级敌人的行动需要有具体执行人，这时阿塌和他的小分队就显出了其实用价值。每当大会开始，台上司仪一声吼叫：

“把某某分子某某押上台来示众”

阿塌和他的弟兄们就立即把这个人反扭双手送上台去，在台面上把人使劲按下，低下头或跪在台上接受批判。在会议揭发时，他们则严密地注视着被批斗者，谁如果头低得不够标准，或有其他不规则形态，就立即斥责以“不老实”，并施以拳脚，使其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群众专政的威



力。

被押在台上低头垂手或跪在台板上，那滋味是并不好受的，有时候会议时间较长，一些年老或有病的“阶级敌人”往往会昏厥在台上。因此为了改善被斗时的待遇，阿塌成了“阶级敌人”行贿的对象。每当斗争大会将要召开时，那些“阶级敌人”的家属就纷纷送香烟、老酒，点心给阿塌吃，称呼也由“阿塌烂脚”改为“阿塌同志”。其用意当然十分明显，希望阿塌他们揪人时手下留情，不要恶意地按头踢脚，故意加以折磨。后来据长期观察，阿塌倒也颇有些通情达理，烟酒点心固然照吃照拿，对批斗对象动手动脚也温和了许多，留下了人情的余地，达到了敌我双赢，皆大欢喜的境界。

由于这种年代的形势和这个人家不屑的职位，一向被人看不起的阿塌烂脚竟然家猫似山虎，得意了许多年。

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阿金书记被指为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，简称“走资派”，也被打倒了。其实村子里的多数人不明白什么是“走资派”，以及“走资派”有什么不好。但因为阿金书记这个人“可恶”，大家都认为应当给他吃点苦头，应当给予打倒。而打倒总要有个罪名，当时“走资派”是个最时髦的谥号，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这个称号按在阿金书记头上，像以前斗争阶级敌人那样对他实行严厉的批斗。

阿塌一伙仍掌旧职，只不过由原来的听命于阿金书记改为现在听命于“造反派”。当斗争大会开起来时，阿塌依然威风凛凛，只要台上一声吼叫，就立即把阿金书记及其同伙那批“牛鬼蛇神”反扭双手，押到台上跪下，姿势稍有不规范，就立即按头踢脚，加以校正，态度之严厉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一九六七年，诸暨发生了“红总”“联总”两派斗争。阿塌随自己村子的大势加入了组织，所属的是联总。并成为村“文攻武卫”大队的一个

小队长。

“文攻武卫”是当时“江青同志”提出的一句口号，意思是对敌斗争要用“文”的方法。而捍卫自己则要用“武”的手段。一时间各地的群众组织都纷纷武装起来，展开“文攻武卫”的武装行动。

阿塌的小队主要是看管和关押的对立派组织的人，说得冠冕堂皇一点就是看管俘虏。

当时两派对立严重，双方都在各种路口设卡，把对方派别的人捉来，作为俘获，炫耀自己的战绩。

捉来的人关起来需要人看管，阿塌和他的小分队就承担这一职责。

当时对立派都认为对方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，所以是可恶的人。对于可恶的人，罚他吃些苦头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阿塌就做了这罚恶使者。

那些被捉来的人关在房间里还不够，阿塌还要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，还要不时地去打几个耳光，踢几脚头，去恶言恶语地奚落一番。稍不顺眼又是一番拳打脚踢。俘虏关押房内常常是哭天喊地的号叫声。

邻村有一个叫海林的人，他所加入的组织属于红总，他在自己村子里也是一个“破脚骨”，手下也有一批“好汉”。这次失手也被捉到了阿塌的手中。

一次阿塌又在打人吊人，倒并没有打到海林身上，但因那吊打近于残暴了，海林就发话了：

“哥佬，不要这样，杀人不过头点地。他们与你又没有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何苦下手这么重。常言道：‘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’今天是初一，以后碰到十五你怎么办？”

阿塌昨天晚上是在阿娟处过夜的，不知为什么起了争执，被阿娟又哭又闹，挠了几把。至今还觉懊恼。因此海林的话大不入耳，竟一下子火了



起来，冲着海林大吼起来：

“你烦什么东西？你皮肉发痒了是不是？什么初一十五，我怕吊！今天是初一，我就给你做初一，十五到十五的时候再说。”

说罢就拿起一块断椅子板，在海林的腿上身上狠命地揍打起来，只几下，那椅子板就“哗”地断裂了。

“现在你舒服了吧？”阿塌口中叨念着，丢掉半截断板扬长而去。海林则咬着牙说道：

“哥佬，我记着你的。”

当年九月十四日，诸暨红总外逃到杭州的主要势力在解放军的帮助下打了回来，夺取了诸暨的所有权力，对诸暨实行了所谓“第二次解放”。整个诸暨硝烟弥漫，鲜血流淌。

以前被联总组织欺侮和迫害过的一些红总人员也纷纷乘势报复，对一些联总组织的坏头头和打手也施以关押和吊打。

阿塌以“恶棍凶手”的罪名被本村的红总组织抓了起来。第二天被海林派来的一伙人提走了。说是要讨还血债。

第三天阿塌的尸体就被抬了回来，说是得急性病“闷痧”突然死亡的。当然有人说是海林一伙打死的。但虽然如此也没有多少人同情阿塌，去认真查验。大家认为他自己也作恶多端，现在恶人也被恶人磨，实属咎由自取。在那道德沦丧，法纪荒芜，兵荒马乱的时候，谁肯为一个区区的阿塌烂脚去强行出头，讨取公道呢？

阿金书记虽然打倒，但余威尚有。在他的劝说下造反派组织也肯定了“阿塌同志”对村子的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”有过一定的贡献。并为他举行了一个追悼会和一个出丧仪式。

追悼会参加者聊聊，阿塌虽然死了，但村民们大多在他手中吃过苦头，对他余恨未消。对于他的死，虽然谈不上幸灾乐祸，但也极不肯虔诚地奉



上自己的祝福，不希望他身登极乐，倒有些希望他打入十八层地狱，去接受万劫不复的惩罚。

出丧仪式极其简单，一具棺材，八个丧脚，冷冷清清地扛抬上山。没有亲人，没有花圈，没有旗幡，没有丧乐，没有和尚道士，没有金童玉女。只有阿娟女士不怕人家嘲笑，头戴着白花，跟在棺材后面哭了一通。

2013年8月12日



阿泰拐子

阿泰是赵家镇何村的名人，他头脑灵活，思维敏捷，办事干练。其聪明能干为周围许多人所称道。

“拐子”是他的绰号，这倒并非说他的腿脚有什么毛病。“拐子”是句诸暨方言，其意思类似于“骗子”。阿泰之所以有这个不大光彩的绰号，是因为他的许多行为确实有诈骗之嫌。

例一：

一次阿泰去山里办事，近中午了，中饭还没有着落。山村小地方，没有饭店，即使有饭店阿泰也不会去吃，因为在阿泰的思想里，进饭店，用钱去买饭吃，这是最傻的事。

几排冬青树组成一圈篱笆，围成一个院落，正面是三间草房，一户典型的山民人家。时值深秋，院落里的两株苦楝树虽已落尽了叶子，却挂满了累累果实。

苦楝树的果实是最没有用的，既不能当水果，也不能粮食，即使喂动物，动物也嫌苦不要吃。因此家家户户的苦楝树虽然一到秋天就果实累累，非常好看，却一无用处，任其最后落地烂掉。

而阿泰拐子却在这苦楝树上看到了机会。他站在篱笆门外高声叫道：“谁家这么富裕，这许多钞票任它跌落烂泥？”



他中气充沛，嗓门响亮，早惊动了里面，一个五十余岁的山民走出草房，在门口问道：

“客人，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这是你家吧？你们怎么放着这许多钞票不会用？让这许多冬果白白地挂在树上，落下来烂在地上，这多么可惜？这可都是钞票，都是可以买酒买肉的钞票呀！”阿泰拐子的话富有煽动性。

“你是说这些楝树籽吗？这有什么用，大家都是任它落地烂掉的，年年都这样，有什么用场可派？”老年山民望着侃侃而谈的阿泰拐子，大或不解地问。

“‘楝树籽’是你们的说法，我们叫‘冬果’，这可是一味重要的药材，我就是来收购这冬果的，你们这几株冬果呀，真的，可买好些铜钱呢！”阿泰拐子当然继续煽动。

老山民大喜过望，认为这是财神菩萨来访。于是立即将阿泰请进家，中饭已做好，儿子媳妇齐动手，又加了几个菜，也无非咸肉，冬笋，香菇，野味等山货而已，酒是自蒸的高粱，特别醇香，阿泰大快朵怡，吃得醉五倒六，口中倒不忘客气言语：

“唉，唉，你们太客气，太客气了，我不会白吃你们，不会委屈你们的，等下冬果的斤两和价格上我都有数的。”

饭后又是几杯会稽山云雾茶，茶毕，阿泰拐子站起来郑重地对老山民说道：

“哥佬，就这样，你们赶快把冬果摘下来，注意，每颗冬果的蒂柄都要取掉，否则会影响价钱的。我前村那批货去处理好马上回来过秤付款。谢谢你们的招待。”

说毕他就扬长而走了。老山民的几个儿子急忙爬上树，小心翼翼地把楝树籽一颗一颗地摘下来，一下午摘了两大箩筐。喜孜孜地等那位和蔼可亲，夸夸其谈的客人来过秤付款。



当然我们这阿泰拐子是一去再也不回来了。

例二：

阿泰拐子也是去山里办事，天晚了，夕阳已经收回最后的余光，林中的乌鸦也停止了最后的噪叫。

晚饭和晚上的住宿还没有着落，阿泰心中也有一点着急。忽然路旁的草棚中传来山民的对话声：

“这几天的跳蚤真多呀，我昨夜被咬得一宿睡不着。”

“现在的跳蚤就有这么多，这几天我少说也掐死了几百只了，可是一点也不见少下去。”

阿泰在这对话中立即捕捉到了机会。他马上在门外高叫道：“卖跳蚤药哟、卖跳蚤药！”

里面的老乡闻声立即出来，问道：

“客人，你是卖跳蚤药的？”

“对呀，我就是卖跳蚤药的，我家的跳蚤药是祖传秘方制作的，跳蚤吃着只只死掉。”阿泰大言不惭地回答。

山民们大喜，立即把阿泰请进家中，酒肉菜饭，盛情款待，酒饭后阿泰显得有些疲倦，开始打盹，山民们也不好说什么，就安排他睡下。山民家的跳蚤也确实多，整宿几百只跳蚤在阿泰的身上跳着、爬着、咬着，一夜折腾，闹得阿泰也无可奈何。

第二天早饭后，阿泰似乎得了失忆症，提起雨伞就准备走了。老年山民再也忍不住说道：

“客人，那么你的跳蚤药……？”

“啊呀呀，你看你看，你看我这记性！怎么好把跳蚤药忘记呢？”阿泰连声致歉，把手伸进衣服里面。他已经许多天没有洗澡，身上早积了一层汗泥，不费什么事他就搓了黄豆大的一粒老泥，取出来对山民说道：

“这就是跳蚤药，祖传秘方配制的。百发百中，包吃包死。用法么？